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下

癸丑 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考證當去皇字〇謹按凡例曰漢文帝初立景帝為太子時但云子啓以後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後做此

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馬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是年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太始三年宋劭以元凶則書生丙子年魏恂以叛父則書生癸亥年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庚寅年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右北平郡名注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質實見秦王政三年

東夷薉君降置蒼海郡

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集覽薉君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薉貉南閭薉君名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菑人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戰國務戰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地皆沮澤鹽鹵不生五穀乃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負海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雖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

靡車馬衣裘宮室聲色滋味皆競修飾以觀欲於天下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

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土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集覽主父複姓父音甫沮澤史記注徐廣曰澤一作斥瓚曰地多水澤又有鹵記王制沮澤注沮將慮反謂萊沛下濕地蜚芻輓粟文穎曰轉運芻穀就戰以觀欲於天下觀去聲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離本離力

智反本謂農徼末徼於堯反要求也末謂工商搢紳
李奇曰搢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於紳也或曰搢紳
士者之服搢或作縉索隱曰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
云搢當作薦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搢為
薦者則薦亦是進也進而置於紳帶間故史記亦多
作薦字宿兵於無用之地宿猶屯也史記律書秦二
世宿軍無用之地索隱注謂常擁兵郊野之外也正
義曰謂三十萬備北闕五十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
即是宿軍無用之地朝夜郎夜郎國來朝降羌僰羌
與僰並西南夷皆來降服索隱曰羌三苗羌姓之別
裔僰蒲北反僰侯國在馬湖江畧巂州顏師古曰凡
言畧地謂行而取之也巂州是地名巂與濊通音穢
即古濊貊國本朝鮮地漢武置蒼海郡龍城崔浩曰
西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在上谷郡北後
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無終徐樂無終注
見漢王劉邦元年徐樂姓名索隱曰樂音岳棘猗索

隱曰棘越戟名矜與穳同渠今反戟之欘也時秦銷兵器故但存戟欘耳土崩瓦解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頽衆瓦解散也諸侯無境外之助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臣無境外之交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五鼎烹謂被鼎鑊之誅

正誤 諸侯無境外之助今按徐樂本謂七國反叛鄰境無同惡相濟者為助也與臣無境外之交義不同

質實 一統志云僰古僰侯之國名為夷獠所居漢武通西南夷始置郡縣為犍為牂柯二郡地唐為羈縻馴騁浪澮四州地總名馬湖郡屬戎州都督府宋時蠻主屯湖內元至元間內附置馬湖路治於馬湖江之南岸屬叙南等處蠻夷宣撫司國朝初改為馬湖府隸四川道

甲寅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考異** 提要王下有安字按建元二年淮南

王安來朝書名三年中山王勝來朝元光五年河間王德來朝並書名此當據提要為是綱目刊本闕漏也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然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之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集覽取河南地春秋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衛青本傳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築朔方郡注張晏曰朔方郡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朔方郡唐肅宗即位於靈武即漢朔方也括地志云即蕭關也漢武使蘇建築朔方城按今夏州朔方縣之北什賁故城是什賁之號蓋出蕃語質實一統志云朔方郡漢初所置本秦上郡之地晉亂赫連夏建都於此後魏始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為朔方郡唐置夏州或為朔方郡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遂世據其地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

陞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元置寧夏路國朝初為寧夏府後改置寧夏衛隸陝西都司

三月晦日食○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
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
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
無不賓禮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
竊符戮將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名顯天下
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
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
改也故陳豨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外戚大
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
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
迹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死而不悔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
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五伯三王之
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
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
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

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與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

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儌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集覽

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天下謂自關以東也關東豪富桀黠之士及并人之力兼人之財踰法惑亂衆庶之人郭解家貧不中從郭解字翁伯解音蟹中竹仲反充也史記本傳從作訾索隱曰按訾財不滿三百萬則不充合從之數權至使將軍為言謂郭解之權力能使衛青為之言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陪臣記曲禮列國之大夫自稱曰陪臣某注陪重也左傳管仲曰陪臣敢辭注陪臣諸侯主臣也信陵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索隱曰按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之名平原趙惠文王弟趙勝封平原君晉灼曰齊西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按高唐即平原正義曰平原今德州是

也括地志云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孟嘗田文也索隱曰文父嬰封於薛文襲父封而號曰孟嘗或云謚非也顔師古曰嘗邑在薛城之旁詩云居嘗與許鄭玄注常或作嘗在薛之南是也春申黄歇也正義曰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益號也而孟嘗是謚雞鳴狗盗孟嘗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願得狐白裘時止一裘已獻昭王有客乃夜為狗入秦藏中盗裘以獻獲免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恐昭王悔而追至有客作雞鳴而雞盡鳴得亡出關虞卿史失其名趙孝成王以為上卿故號焉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今河中府虞鄉縣是周窮交魏齊之厄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周庇之也事在周赧王五十六年赴平原之急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王之命而令朱亥殺晉鄙奪其兵救趙

秦兵以卻而趙得全事在周赧王五十七年搤腕而遊談搤與扼通腕與掔捥通遊俠傳作搤掔封禪書搤捥自言四豪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陳豨代國相也豨許豈反吳濞高帝兄喜之子名濞封吳王淮南高帝孫淮南王安也淮南厲王長之子魏其孝文皇后從兄子竇嬰封魏其侯武安孝景皇后同母弟田蚡封武安侯劇孟姓名洛陽人亦以俠顯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若季路仇牧之類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見孟黶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苞苴苞苴記曲禮以苞苴問人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云苞者以草苞裹苴者以草藉器貯物孔叢子曰吾於果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

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

夷其族

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奪弟妻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家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集覽 肥如令郢人郢人姓名為肥如令按肥如在遼西

質實 一統志云肥如漢之縣名屬遼西郡北齊屬北平郡又析置新昌縣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後為盧龍郡治唐武德初移平州治此改為盧龍縣遼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永平府

書法 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也則曷為書誅偃刦其王令自殺偃之横至此極矣不誅則何以為法綱目書齊相正名也

發明 齊王既書有罪則治齊王者公法也偃亦書誅何哉利口覆邦家之人亦亂政之賊爾不誅之何待

以孔臧為太常

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質實 孔臧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貞之子臧之從弟也

乙卯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弟伊稚斜單于立集覽 伊稚

斜索隱曰斜士嗟反鄒誕生音直牙反益雅斜胡人語近得其實○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考異提要漏春字

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為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赦○以張騫為太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彊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間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為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集覽 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 月氏西域屬國名注見高帝六年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郡以東祁連山以西按敦煌今瓜州是在長安西二千八百餘里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敦徒門反初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置酒泉郡又因酒泉分置武威郡後又分酒泉武威置張掖敦煌二郡祁連山本名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也韋昭曰天山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山以四時有雪也正義曰祁承之反括地志

云山在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今名祁羅漫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去焉支山北可千里初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以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劉德云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也非虎子屬按虎子溲便器西京雜記云李廣射獵冥山之北見伏虎射之以其頭為溲器令人鑄銅象之示服猛也又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郎應募張騫自建元中為郎令應募往使月氏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徑匈奴中史記大宛傳作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也大宛西域國名正義曰在長安正西萬二千五百餘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西南則大月氏北則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一名蘇對沙

郁國漢大宛也宛又音鴛為發導譯抵康居索隱曰為張騫發譯令其導引至康居國括地志云康居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嬀水北為王庭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氏音支注見高帝六年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二百里嬀水南其都曰藍市城張騫曰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餘里居漢西南夏上聲

質實

一統志云月氏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敦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俱廢之隋以其地屬瓜州後屬敦煌郡唐初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為瓜州地屬沙州路本朝初故韃靼丞相苦术子塔力等率所部來歸詔建為赤斤蒙古衛以塔力尼為指揮自宣德以來朝貢不絶敦煌漢之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沙祁連山名注見元狩二年大宛按本傳云大宛西域國名注貴山城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

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產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漢武時遣李廣利將兵伐之宛人斬其王毋寡來降因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得蒲萄苜蓿種歸帝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萄苜蓿離宮館旁極目馬宣帝時呼韓邪單于降漢後而大宛等國咸尊漢矣康居按本傳云康居西域國名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與大月氐同俗東羈事匈奴漢宣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國漢擁立呼韓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帝遣陳湯等將兵滅郅支康居大懼遣子入侍自是羈縻於漢矣大月氐按本傳云大月氐西域國名治監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橐駝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氐而老上單于殺月氐以其頭為飲器月氐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

號曰小月氏

匈奴入代郡鴈門考異按征伐例曰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今此條書入而不曰寇疑漏寇字或寇字誤作入字耳考證入當作寇○謹按凡例曰凡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擾某處後倣此○夏六月皇太后崩考異右下漏王氏二字○秋罷西夷○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寛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

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抗厲守高不能屈
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集覽 陽浮陽與佯通詐也浮虛也兒寬姓名兒研奚反儒林傳作倪奏讞掾讞魚列反議罪也奏讞者奏請於上而讞之也掾官屬也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於公鄭玄注讞之言白也與監史深禍者監史正監掾史也深禍者用法深刻禍猾之人也湯以上意所欲加罪者則付與此等監史治之造請顏師古曰造至詣也請問謁也質責湯本傳注質對之也紛更之為何為紛亂更改也重足而立謂重累其足迹不敢亂行言畏謹之甚

質實 兒寬千乘人

書法 文帝之世書廷尉二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其人焉二君之

仁暴於此可見矣西漢七書廷尉惟張湯杜周為譏

丙辰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考異入下漏寇字　考證入當作寇

丁巳　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嘗奏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

犯法滋衆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終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從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集覽　平津索隱曰平津鄉名在南郡高成縣正義曰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縣南東閤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彍弩彍苦郭反張弩也引滿曰彍五兵漢書注矛戟弓劍戈周禮注矛戟劍楯弓穀梁傳注矛戟鉞刀楯弓矢合射記鄉飲酒篇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注會合其民而講

鄉射之禮外寬內深索隱曰言其中心刻剝意多忌害人也按杜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次至也其用法深刻至骨右內史地理志秦京師為內史顏師古曰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內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武帝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

質實 一統志云平津鄉名在河間府鹽山縣界漢屬故高城縣公孫弘以宰相封平津侯於此

春大旱○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

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益封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諸將校尉七人為列侯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集覽李沮索隱曰沮子如反文穎曰音組豆之組張次公衛青校尉也封岸頭侯裨王顏師古曰小王也若裨將然索隱曰裨頻彌反王之偏副也匈奴傳作裨小王封青三

于長伉封宜春侯次不疑封陰安侯次登封發干侯尊寵於羣臣無二言尊寵之至此於羣臣止一人耳

下大將軍下謂禮下之踞厠而視之如淳曰厠音側謂牀邊側耳或曰圂厠非也胡氏曰亦猶文帝臨厠謂山岸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厠者輕之也武帳應劭曰帳織為武士之象也孟康曰置兵闌五兵於帳中

質實

高闕塞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使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

士矣

集覽風之以樂風如字詩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也補郎中文學掌故郎中主宮殿門戶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為之故曰文學掌故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

書法書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弟子始此

秋匈奴入代考異入當作寇○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至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

連安上遣使即訊太子遷欲使人刺殺漢使不果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恥之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使陳喜枚赫作輣車鍜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當入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集覽厲王遷死文帝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遷徙處蜀而死安斥免之史記淮南王安傳作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其郎中令官欲令後人不敢效即訊太子句絕淮南王安傳注樂彥曰即就淮南按之不逮詣河南遷王太子名屬下句格明詔淮南王安傳作廢格明詔注崔浩曰詔書募擊匈奴而雷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也按如淳注梁孝王傳云格音各謂攱閣不得行不相能句絕謂不相善也左傳昭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注能如字作輣車鍜矢史炤

通鑑釋文曰鞹卓兵車也鍛治鐵也必謂治鐵作矢鏃耳書費誓鍛乃戈矛蔡氏傳曰鍛焠之也除前隙先前之嫌隙今釋除之約束反具

正誤

上遣使即訊以言語要結戒令檢柬皆曰約束　太子令按即訊當屬上文為句太子屬下文遣使者即就淮南訊之不逮詣河南也初雷被上書事下河南治

質實

一統志云淮南漢之國名治江都縣尋改為吳國景帝又更為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為廣陵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北地屬焉東晉分置海陵山陽二郡劉宋置南兗州治廣陵縣齊梁因之北齊改為東廣州陳復為南兗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始改為揚州大業初改江都郡治江陽縣唐初復為南兗州改邗州尋復為揚州治江都置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廣陵郡乾元初復曰揚州置淮南節度五代時揚吳都於此改江都府南唐以為東都周世宗取揚州仍置大都督節府宋

初因之屬淮南東路建炎初陞帥府元至元中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為揚州路屬河南行省國朝改為揚州府直隸京師

書法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誅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書曰賜衡山王賜書不朝誅意也然則吴王詐病文帝賜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吴王累文帝也具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憾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比也故諱之不書

戊午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出定襄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

赦○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衆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竟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級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集覽定襄并州

定襄郡隋置忻州有定襄縣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
三百里肺腑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
肺腑索隱曰肺與柿通木札也腑音附樹皮也以喻
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
劉向傳幸託肺腑田蚡傳以肺附為相注謂如肝肺
相附著言猶心膂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
著大材史記正義曰顧野王公肺腑腹心也按說田
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
票姚顏師古曰勁疾貌票頻妙反姚羊召反荀悅漢
紀作票鷂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赴
利斬捕按索隱曰赴奔趨也利便利也顏師古曰計
其所將人數少其所斬首級及捕獲胡兵為數多過
於所當冠軍侯索隱曰冠軍封號言在諸軍之上也
正義曰南陽有冠軍縣武帝封去病於穰縣盧陽鄉
因號曰冠軍博望侯正義曰南陽有博望縣括地志
云故城在鄧州向城東南四十五里索隱曰博望張

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葢取其能廣博瞻望也葢北絶幕正義曰葢北愈向北也幕一作漠北方流沙也匈奴南界瓚曰直度曰絶沙土曰漠徼極而取之正義曰徼古堯反要也謂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質實一統志云定襄漢之縣名屬新興郡晉改曰晉昌後魏復為定襄縣隋省定襄入秀容唐初復析置定襄縣屬忻州宋省元祐初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太原府霍去病平陽人冠軍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曹魏省之故城在南陽府鄧州城西張騫城固人博望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漢省之故城在南陽府城東北七十里為張騫封邑即此索隱小顏所說可謂誤矣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匈奴其來降之士受賜黄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

馬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買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爵耗廢矣

集覽

經用竭顏師古曰經常也謂常用之錢竭盡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戾庶長十一軍衛級十七萬食貨志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劉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益武功爵其級十七官職耗廢食貨志注耗音帽亂也

書法自秦書令民納粟拜爵及文帝書召民入粟拜爵免罪至是復見後此書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元鼎三年）書令死罪入贖（天漢三年）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兩漢之世書贖罪者五帝三書焉

國亦急甚矣

發明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如何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

時時加一牛以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集覽 蓋麟云易繫辭下第二章蓋取諸某卦某卦朱氏附録曰蓋字謂摸様是恁地也又曰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元宜以天瑞命名也謂改元宜用天之祥瑞為名韻會注元一也春秋隱元年春王正月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一元曰建一初也自古無年號始起於此故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光建元六年八月有星長竟天因改元元光

質實 雍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發明 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人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

人即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為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後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始以為不可安囚問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有徼幸什得一乎安又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

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賜治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侍中莊助素與安結交受其賂遺上薄其罪張湯以為助腹心之臣與諸侯交私罪不可赦遂棄市

集覽 發蒙振落韋昭曰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言直取之易也

正誤 發蒙令按如發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書法 二王皆賜几朝者也前書賜毋朝賜不朝此書謀反然則咎有所在矣

夏四月赦○立子據為皇太子○五月晦日食○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莋南

閉嶲昆明殺畧漢使終莫得通
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集覽土著著於土地而有常居非行
國隨畜牧遷徙者比烏孫西域國名治赤谷城在大
宛東北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
緑睛赤眉狀類獼猴者是其種也于寘在大宛東寘
通作闐顔師古曰音田索隱曰音甸鹽澤在玉門陽
關西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
石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穿蘭
一名臨海在沙州西南又鹽水注見太初二年右方
匈奴傳諸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氐氐
羌也元封六年匈奴徙右方兵直酒泉敦煌二郡鬲
漢道鬲與隔通說文障也隔絶漢之路道薛宣傳曰
西州鬲絶奄蔡胡廣曰即闔蘇國在康居西北二千
里正義曰奄平聲魚豢魏畧云奄蔡西與大秦通東
南與康居接臨大澤無崖盎乃北海云行國隨畜遷
徙無常居也徐廣曰不土著也邛竹杖山海經邛峽

山出邛竹瓚曰邛山之竹節高中實可作杖蜀記云張騫奉使尋河源得高節竹植於邛山堪為杖圖經序云山曰邛峽淺曰邛水淵曰邛池毛曰邛竹又邛注見元光五年蜀布正義曰布謂土蘆布也身毒西域國在大夏東南史記作乾毒李奇曰一名天篤所謂浮屠胡是也顏師古曰身音捐又音乾毒音篤今天竺國是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竺音也萬震南州志身毒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產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之類少北屬下句謂行稍近北也重九譯重複也傳四夷之言者曰譯譯繹也如繹絲然紬其語而譯之正義曰重九譯謂叙譯其詞語經九重之國乃至此也禮春秋象胥鄭司農云譯官也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蜀犍為犍為在蜀郡南千餘里本南夷夜郎地漢武置犍為郡

正義曰犍音虔又音堅唐改戎州宋改叙州發間使四道並出遣使者以計離間敵國也爾雅曰間俔也郭璞曰左傳謂之諜今謂之細作亦曰遊偵四道並出謂出駹出筰出徙出邛僰北閉氐筰如淳曰北道爲氐筰所閉而不得通也正義曰氐今成州武州等是在戎州西北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魚豢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按成州今同慶府是武州今階州是也筰注見元光五年南閉嶲昆明南道爲嶲昆明所閉而不得通也西南夷傳西自桐師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其國有嶲水出邛都崔浩曰嶲昆明二國名正義曰嶲及南昆明夷也嶲音髓今嶲州有昆明縣葢南接昆明也因名焉在戎州西南滇國索隱曰楚莊王弟莊蹻爲國於此如淳曰滇適作顛崔浩曰滇後爲縣屬越嶲郡大宛傳昆明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正義曰昆州郎州皆滇國

地西南夷傳夜郎西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括地志云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餘里

資實

一統志云于寘古之國名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時其王李聖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宋乾德中遣使獻方物請王號乃以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砢鱗黑韓王夷語謂金翅為砢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元豐中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元祐後詔令間歲一至自宋及元朝享不絕國朝初遣使貢玉璞詔加賞賜焉鹽澤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蒲類海邛竹杖出雅州滎經縣東四十里邛崍山上其山巖阻峻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產竹高節中實堪為杖也犍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氐莋西南夷二國名氐注見元鼎六年武都郡莋注同上年沈黎郡嶲古邛都國之地名注同上年越嶲郡昆明本西南夷之國名漢武通之改為定莋縣屬

越巂郡晉因之齊屬獠郡後廢唐初置昆明縣屬巂州後没於南詔為香城郡宋號為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初為落蘭部至元中為柏興府隸羅羅斯宣慰司國朝改為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司

滇國春秋時郡名周以前為徼外西南夷僰鳩獠慓猓毒蠻罗烏蠻所居之地楚莊蹻畧地至此因王其地號滇國秦為置吏焉漢武遣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州郡治滇池蜀漢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又分建寧置雲南郡晉因之兼置寧州宋齊並為建寧郡隋置昆州後廢唐初復置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改為善闡府歷鄭趙楊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昇領善闡牧遂世有其地元初置善闡萬户府至元中改置中慶路國朝改為雲南府隸雲南道

書法 始者何僅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二世不恤民怨故書復

作阿房宫漢武不恤民勞故書復事西南夷

辛亥

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氐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矣集覽票騎將軍徐廣曰票通作驃服虔曰音飄顏師古曰音頻妙反勁疾貌前書票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轉戰轉陟兖反轉相戰鬬也焉支山西河舊事云焉支山去祁連山南可千里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又注見元朔三年祁連休屠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索隱曰休音朽屠直於反張晏曰屠音儲祭天金人韋昭曰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張晏曰即浮屠祠金人也正義曰今佛像是其遺法括地志云經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因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居延地理志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墧歷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東北有居延海古文以為流沙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括地志云居延匈奴中水名即古流沙也武帝置居延縣屬張掖郡所將常選句絶史

記驃騎傳注索隱曰選宣戀反謂去病常選擇取精兵留落不偶史記驃騎傳偶作遇索隱曰謂遲留零落不遇

質實　一統志云焉支山名在陝西行都司山丹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一名刪丹山合也

後漢匈奴失此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居延縣名注見天漢二年又陝西行都司城西北有居延海在焉地理志度張掖河西北至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曲屈行千五百里是也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一百里其山甚峻廣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因名山上草木茂美冬溫夏涼宜牧放後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書法　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識深入也是故書至祁連山所以志去病之深入書至涿邪山所以志魏主之遠遁宋已巳年書至青海所以志君奐之窮追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此書至祁連

山而還後書封狼居胥山而還與書出
塞而還者不可同日語矣文帝十四年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王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
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
王殺之并其衆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
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
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
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
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
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
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
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

關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黄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集覽 渾邪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渾下昆反邪時遮反貰馬貰時夜反又音世賒貸也縣次傳之傳張戀反各縣按次第傳遞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闌出私出塞交易也應劭曰闌

妄也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文法之吏以此繩治之微文文法也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邊近也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北五郡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南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金城初築城得金因名金城瓚曰取其堅固如金也一云城在京師西金西方之行故名焉後昭帝置為郡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隸焉河西秦本紀出子二年迎獻公於河西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也秦之舊地西並南山並古文並字史記大宛傳張騫至大月氏還並南山從羌中歸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西域傳云其南山東至金城與漢南山屬焉空無匈奴為句空猶言絕也

質實

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河西郡名注見安帝元初元年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赦○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考異此一條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鴈門同考證入當作寇○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飢乏遣使虛倉廩以振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産業使者分護費以億計集覽關西朔方新秦中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此四郡地朔方郡今夏州是新秦地名也史記平凖書作關以西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新秦在北方千里如淳曰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又漢書食貨志注應劭曰新秦者初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乃築城郭徙内郡貧民以充實之謂之新秦今其地空故

復徙民以實之使者分護食貨志作使者分部護注分扶問反七制解使者謂部刺史也丞相遣使分部州縣不常置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也護救視也

書法 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之政者七是年煬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二年宋乙亥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德宗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求言者二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中宗神龍元年世主之以變為玩者多矣

發明 此魏瑩移民移粟之故智也當是時歲擊匈奴通西南夷紛紛多事民財竭矣一有饑歉束手畧無振救之策書之亦以見其窮爾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
徙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作昆明池

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
以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
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
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
昆明池 集覽 昆明有滇池滇音顛益州有滇縣縣西北有滇池澤括地志云滇池在叙州西二十
里一名波淩池長五十里闊七里風雷一動波浪淩
山武帝欲伐昆明以其國有滇池遂於長安西南穿
池象焉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因名昆明荀悅曰昆
明王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代之五代史四夷附録
曰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餘里按黔州今紹慶府是
買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賦役除千夫五大夫為吏

拜官曰除理民曰吏平準書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帝所置武功十一等爵第七級也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為此質實一統志云昆明古西南夷之國名即滇國也漢為滇池縣地隋為昆州之境唐為晉寧縣地元初立二千户所後改置善州領昆明官渡二縣後州廢縣存尋省官渡入焉國朝因之屬雲南府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黄龍溪諸水匯為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蘂分三色下流為螳蜋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昆明池在西安府城内上林苑中漢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中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鬛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於

河東西養魚以給諸陵祭祀

書法　書池始此終綱目書作池二（是年昆明獻帝建安十三年玄武）書浚池三（唐憲宗元和十三年龍首十五年魚藻文宗太和九年昆明）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造為詩賦絃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

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懿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集覽渥洼水在敦煌郡李斐曰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於郡界數於此水傍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使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顏師古曰洼於佳反蘇林音窐曲之窐索隱曰音烏花反次以為歌顏師古曰次撰述也次以為太一之歌按其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

質實一統志云渥洼水在陝西行都司西兮龍與友沙州境內漢元鼎四年秋天馬生渥洼水中

壬戌　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齊大煑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十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

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子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集覽

大空空若貢反缺也推浮淫并兼之徒推沮抑也浮淫并兼之徒即言商賈輩藻繢繢音胡對反五采繡也薦璧薦藉也璧瑞玉圜也爾雅肉倍於好謂之璧其形圜其中虛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無藻為質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如束帛而裼亦是也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為白金其一曰重八兩圜之以象天其文龍二曰重差小方之以象地其文馬三曰復小擀之以象人其文龜擀他果反圓而長東郭咸陽東郭複姓也咸陽其名孔僅姓名僅矩忍反以心計言不用籌算也析秋毫應劭曰百物豪芒至秋皆美細今謂三人言利事纖悉皆能分析其秋毫也索隱曰按秋毫秋乃成也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徒葢反趾足也韋昭曰鈇

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索隱曰三蒼云釱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釱狀如跟衣著左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刖代釱未作顏師古曰工商末技所作自占占之贍反自隱度也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為文簿送之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平準書注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算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為錢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緡音旻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顏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民有車船者皆有算平準書曰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注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為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軺小車也漢代賦乘軺今則貴之言算軺車者有軺車使出稅一算商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正義曰武帝國用不足

故稅民田宅船乘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也一算百二十文占不悉索隱曰悉畫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皆沒入官罰戍邊一歲曰畧劉貢父曰當是一句

書法鹽鐵自帝始書置官至元帝書罷初元二年又三年書復後漢和帝初始書以遺詔罷禁獻帝又書復置鹽官建安四年自是無書者葢爲永制也至元魏書復鹽池之禁梁癸未年旣而又書罷梁丙戌年書復梁戊戌年隋書復弛鹽禁癸卯年亦池鹽耳陳書立鹽賦法則海鹽也辛巳年至唐書鹽鐵使上元元年雖分合不常而國賦大半仰此不可復罷矣五代石晉始書復行官賣鹽法壬寅年先是嘗聽民販賣故也

發明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賣爵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辭繁而不殺

興利之端曰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廣爲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寃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集覽左庶長舊一十等爵第十級也漢書音義曰十

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多樂卿食卿祿而無職

書法書賜爵始此漢世初賜爵猶庶長也至宣帝以後則賜爵皆侯矣終西漢之世書賜爵十卜式再書桑弘羊王成黄霸蕭望之陳湯淳于長師丹董賢而左庶長二卜式桑弘羊惟弘羊王成淳于長董賢為譏焉

春有星孛於東北○夏長星出西北○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
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
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
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
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
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
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
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
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
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遂乘六騾昌圍而去漢發
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
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
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為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益封五千八百户兩軍出塞塞閲官私馬凡十五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

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獲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集覽

度幕輕留索隱曰謂度沙幕輕入而久留也一得當單于索隱曰廣言唯令次得與單于相當遇也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孫奕示兒編曰顏師古曰數所角反按宋景文筆錄云得江南漢書本乃音所具反傳者誤以具為角也云孫奭亦誤以為朔蔡絛西清詩話亦云嘗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蔡絛不以數奇為誤對則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聲之為當也益言廣命隻不偶合耳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為先驅

馬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之也六騾史記作六羸牡騎注羸與騾同惑失道索隱曰無人導引軍故迷惑失道也急責廣之幕府對簿之往也責令往大將軍幕府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令其對詞回遠回去聲迂也直左方兵匈奴傳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元封六年匈奴從左方兵直雲中索隱曰直如字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當也狼居胥山在匈奴中於姑衍在匈奴中封禪書注山阪曰衍發臨瀚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如淳曰北海名在沙漠北按瀚海自是○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馬塞閲官私馬官馬及負私從馬初出塞時於塞上檢閲少言不泄索隱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按周仁陰重不泄即此有氣敢任史記作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少貴不省士本傳作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太官齎太官少府屬官也主膳食齎戕西反行道所用也穿域蹋鞠史記注徐廣曰穿地為營

域作鞠室也鞠以革為圓囊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王庭索隱曰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按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也令居地理地張掖有令居縣徐廣曰令屬金城姚察云令音連顏師古音零

質實

一統志云公孫賀北地義渠人昆邪之孫狼居胥山在韃靼國中瀚海在外夷火州柳陳城東地皆沙磧若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夷人呼為瀚海宋史云沙深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任安滎陽人

書法

自元光六年至是衛青凡八出綱目每謹書之志窮黷也元光六年元朔二年上書匈奴入寇是應兵也綱目或書擊走或書擊却叙其功也五年雖因入寇而出然綱目但叙其賞而已六年以後則皆師出無名矣是故衛青春出則書擊而不叙其功其夏再出則直書其敗元狩二年去

病春夏凡再出綱目不復一一書之并書所至以見其窮追深入之實及是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譏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令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謂甚矣他日丁傅並為大司馬哀帝元壽元年帝啟之也書曰皆為大司馬深譏之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匈奴入盜乎曰不能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

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慴無敢忤湯者

愚忠為句言臣固愚也然愚而忠

書法 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於是匈奴遣使好辭請和漢使任敞報之敞使單于為外臣單于怒留敞書請和親使書留不遣使者任其咎矣故任敞不書名書名則疑於伊婁謙陳乙未年周姚漢英五代辛亥年周終綱目使書留者三不書名者一而已

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

入視者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慄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以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血流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其頗不得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以為能擢為中尉集覽乳虎酷吏傳注顏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為喻乳去聲側行言不敢正行常懷謹畏捕獄中衆其不備而覆之曰掩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史記注漢書音義曰一捕鞫謂一切皆捕之鞫窮治也律諸囚

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令縱鞫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之是日皆報殺劉原父曰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以鷹擊為治義縱本傳作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郡中豪敢往吏顏師古曰豪猾而性稟果敢一往無所顧也史記溫舒傳作敢任吏把其陰重罪本傳注把音在馬反陰謂舊事陰伏未發者家盡沒入償贓本傳注以贓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原贓或入官或還主得可事論報至謂得可其奏而報至也郡中毋聲史記作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

正誤

是日皆報令按劉原父以論決為報當於報字句絕殺四百餘人為句把其陰重罪令按在字刊誤當作布馬切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令按當以得可為一句事論報爲一句至字屬下文論決曰報與上文是日皆報義同言得可其奏而論決其事殺人之多至於流血十餘里也與嚴延年會論屬縣因流血數里事相類質實

甯成南陽穰人義縱河東人王溫舒陽陵人廣平漢初國名治曲梁縣武帝改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國東漢省入鉅鹿郡晉魏因之後周改置洺州隋改為武安郡唐初改為洺州立山東道大行臺尋罷置洺州大總管府天寶初改廣平郡乾元初復為洺州宋屬河北道今屬河北西路元初置邢洺路總管府又改洺邢路至元中改廣平路國朝改為廣平府直隸京師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

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歳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書法　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欒大書伏誅罪不容於誅也綱目深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之終綱目方士書名者十有四詳泰始皇二十八年而書伏誅者七詳文帝後元年書罪者一鄭晉忠世主亦可以鑒矣

癸亥　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坐盜孝景園堧地也　集覽　丞相蔡李廣之從弟名蔡孝景園堧地園陵園也索隱曰堧乃堧反又而宣反按堧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西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正義曰漢書云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李蔡盜取三頃又盜取神道外堧地一畝

質實 李蔡隴西成紀人

發明 身為宰相師長百僚乃自盜宗廟園地其死宜矣書曰有罪固非其他無罪見殺者之比也

罷三銖錢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鋊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民吏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掘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集覽

臣常有狗馬本傳作臣常有狗馬之心注思報效也病力力甚也吾令召君矣索隱曰令猶言即令謂令日後即召君來也大行李息官稱也大行注見景帝七年諸侯相秩如淳曰按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斗也

正誤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今按綱目據通鑑本文節去之心二字則當以臣常有狗馬病為句力字屬下文謂

筋力也諸侯相秩令按漢官儀真二千石俸月百五十斛歲千八百石耳言二千者舉大數也質實淮陽郡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從姦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帝如甘泉祠神君

上病鼎湖甚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愈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上心獨喜時上卒起幸甘泉過右内史界中道多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集覽上病鼎湖甚晉灼曰鼎湖在湖縣昔黄帝採首陽山之銅鑄鼎於湖因名鼎湖漢武於此建宮封禪書天子病鼎湖甚索隱曰一說鼎湖

宮在藍田按湖城即湖縣注見征和二年本屬京兆尹後分屬弘農郡恐非鼎湖之處也下之鬼神下降也壽宮三輔黃圖云壽宮張羽旗設供具禮神君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聞其言而不見其形括地志云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韋昭曰即病巫之神史記漢武本紀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祠之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帝即位置祠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相梁臺舍之畫法史記漢武本紀作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正義曰畫音獲按畫一之法也中道即馳道也天子所行道

正誤

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令按史記義縱為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然則過右內史界中六字當為一句史記無之非謂中道也

甲子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書法　書雨水始此書無冰始此終綱目書雨水十五是年元帝永光三年新莽乙亥年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五年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三年建光元年延光元年二年順帝永建四年獻帝建安十八年十九年書無冰二是年昭帝始元元年

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偷食好衣不事畜業內史縱義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

格沮事

集覽

格可告緡錢縱矣平準書楊可告緡徧棄縱市天下瓚曰凡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義縱傳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漢可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筭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顔師古曰大抵猶言大槩中家謂處貧富之間者以上謂富家也皆被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平準書注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也按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即治即就郡國治匿緡之罪民媮食好衣媮茍且也字與偷通平準書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楚辭九辯曰食不偷而為飽兮衣不茍而為溫部吏捕其為可使者部吏謂督郵遊徼之屬索隱曰謂捕求楊可之使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乃捕為可使者此為廢

格詔書沮敗成事也索隱曰格音閣拔閣不得行正誤部吏今按部猶統率也集覽葢以部吏為所部之吏非也質竇杜周南陽杜衍人

夏四月廟立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書法書廟立何志始也自是無書者畧之也

◯遣博士循行郡國舉兼并及吏有罪者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犯者益衆吏不能盡誅詔遣博士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考證當分注謚景桓○謹按凡例曰宰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注其謚又曰凡賢臣特書依宰相例去病賢將史記云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考其行實誠非虛美故當注謚以表之

書法自丞相嬰始丞相卒不書爵姓矣此具書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何尊有功也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罪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而官爵姓皆具者十有六詳惠帝二年

○殺大農令顏異

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

不相稱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集覽法比比毗至反則例也

發明顏異之死特因對皮幣忤旨而張湯論以腹誹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按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按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

無摲上聞之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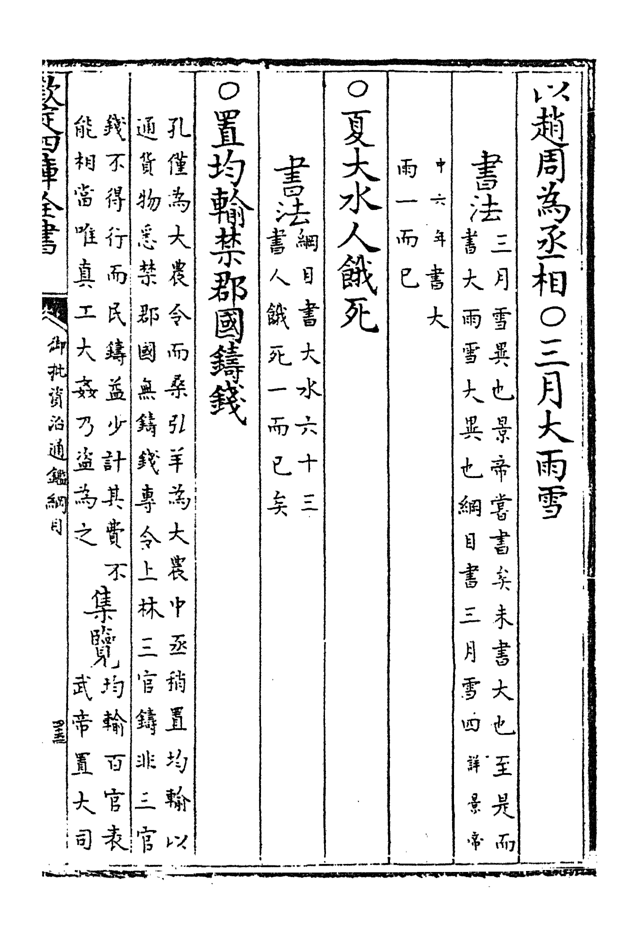
集覽 滅宣漢書作咸宣注咸音減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索隱曰謂文帝園陵内所埋牲幣也青翟名也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姓嚴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初趙禹張湯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令湯欲致文云盜發瘞錢丞相見知也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齊也陳寵傳除文致之請注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而致於法中也欲死之欲以死自效居物致富居物豫居物以待時也食貨志富商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貯蓄之名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廢出貴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也徐說是

書法 屬辭比事罪之輕重分矣故湯不書官下獄之辭有三下某獄戲某下獄無罪之辭也某

以罪下獄有罪之辭也其下獄薄乎云爾之辭也終綱目書某下吏某下獄十一詳建元二年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集覽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闕內三輔舊事云用香柏爲殿梁香聞十里中初太后延神君祠之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臺舍之承露盤三輔黃圖云建章宮神明臺上有銅仙人舒手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清露質實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闕內漢武帝所建以香柏爲梁故名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建章宮內神明臺上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書法識也書臺始此終綱目書臺六是年柏梁元封二年通天莖臺新莽庚午年八風獻帝建安十五年操銅雀昭烈帝章武元年魏凌雲晉穆帝升平元年燕銅雀皆識也



以趙周為丞相○三月大雨雪

書法 三月雪異也景帝嘗書矣未書大也至是而書大雨雪大異也綱目書三月雪四詳景帝十六年書大雨一而已

○夏大水人餓死

書法 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人餓死一而已矣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集覽 均輸百官表武帝置大司

農屬官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鹽鐵論曰郡國各以其方土產之物貢輸往來多苦惡不償其費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禮地官保氏教之九數注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疏云謂均其道里之勞與費也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州到某州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上林三官鑄平準書注武帝置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晉灼曰初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鐵錢也

書法自文帝五年書除盜鑄令於是六十一年始書禁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
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以厚幣招以益
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
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
為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
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氐大夏安
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
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
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
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
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
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
善旁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
嶺則出大月氐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
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

蔡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税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絶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集覽 昆莫烏孫王號也其名曰獵驕靡不能得其要領史記大宛傳注索隱曰小顔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也安息西域國名治番兜城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國王○以銀為錢效王面焉葢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荀悅曰幕音漫錢背也玉門陽關二關皆在敦煌郡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縣界敦煌縣西北又酒泉有玉門縣索隱曰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因以名縣關在縣西北百二十里五代晋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海西百里出天門

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又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也葱嶺本山名在天竺國東其山高大上悉生葱後人據其地自立為王因以名國鄯善西域國名都扜泥城即樓蘭國也故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北近白龍堆路去陽關千六百里漢昭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為鄯善事見昭帝元鳳四年莎車本西域之城名其地有鐵山出青玉匈奴别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為王因以莎車名國其城去長安二千八百餘里事見宣帝元康元年車師前後王庭車師即姑師其國有前王後王按前王後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後王庭地本烏孫國土唐立庭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疏勒本西域城名後人據城而王因以名國故城在莎車東北尉頭南汗血馬大宛傳曰國多善馬蹋石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馬母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應劭曰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

質實 一統志云玉門關在陝西行都司之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陽關在陝西行都司之廢壽昌縣西六里葱嶺在亦力把力國東其山高數百丈上多連蔓葱東名塔兒塔石打班鹽澤一名蒲類海在火州之土爾番西南又名婆悉海周四百餘里葱嶺于闐以東之水皆注於此漢張騫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書法 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於是八年矣書譏遠畧也

丁卯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質實 函谷關注見陳文帝天嘉六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夏雨雹○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集覽所忠漢書諫大夫所忠索隱曰所忠姓名也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已姚察以忠作忠非也世家祖父為大官子孫不絕曰世家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如淳曰謂世世有禄秩之家株送徒平準書富人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諸犯令相引命曰株送徒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蔓也諸坐博戲事决為徒役者能入錢得補郎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也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說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文穎曰凡鬬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鬬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鬬雞勝時名也郎選選去聲銓官也秦初置郎中令其屬有三署郎漢官尚書郎初三署郎選既

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隋文帝諱中唯置侍郎煬帝置六侍郎其諸曹直曰郎除侍字

書法　前書詔民得買爵識也於是令請送徒入財補郎是贖罪買爵兩得之矣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所以深譏之

發明　自算商車造皮幣告緡錢置均輸紛紛興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為色目以罔之爾書之於冊亦可愧哉

關東饑人相食○匈奴伊稺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戊辰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滎陽而還　集覽　汾陰脽上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

者河東岸特堆崛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西脽在巨靈坐處汾水西流與河合顔師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地本名鄈音葵彼鄉人呼葵如誰遂轉為脽按漢書儀作葵𦙶

實一統志云后土祠在平陽府榮河縣北一十里上漢武帝元鼎初立於汾脽以祠后土其後宣帝及唐玄宗宋真宗皆躬祠之金章宗元世祖皆遣官致祭焉

書法書始何記始也終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書巡五武帝書巡七而又七書如再書出自是至終凡二十七年其不書者十二年其實不出者癸酉甲申乙酉三年而已書此以記始也

○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考異提要子上有周字按元帝初元五年書周子南君則此年刋本漏周字集覽姬嘉為子南君姬嘉姓名周之後也封之以奉周祀號子南君○春

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集覽安期注見元光二年羨門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搤捥注見元朔二年

書法入綱目尚主未有書者書此何譏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終綱目書公主下嫁十四是年衛長公主梁士中年太原公主唐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十一年南平公主開耀元年太平公

主景龍二年安樂公主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建中二年永樂公主貞元十三年義章公主元和二年晉寧公主九年岐陽公主大中二年萬壽公主十三年廣德公主咸通十年同昌公主其書尚者三是年欒大壬申年壽楊諧唐貞元十三年張茂宗又新加官者辭闕而已矣或曰尚畢下

發明以方士而尚公主則非其類矣凡列侯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待貶黜據事直書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夏六月汾陰得大鼎

迎至甘泉薦之郊廟羣臣皆賀

書法書得鼎始此終綱目書得鼎二是年明帝永平六年

以兒寬爲左内史

初周亞夫爲丞相趙禹爲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坐不勝任抵罪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内史兒寬勸農業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集覽

太府丞相御史府少府注見秦始皇元年課殿漢書課殿最注課試也殿丁練反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顔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課居先也繈屬繈索也顔師古曰言輸租

者若繩索之相聯屬也

遣使喻南越入朝

初南越文王胡遣其子嬰齊入宿衛○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立樛氏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因稱病不見薨謚曰明王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不附太后太后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使者留鎮撫之

集覽 樛氏樛音鳩姓出邯鄲尚樂崇尚音樂也安國少季安國複姓也少季名也

正誤 尚樂今按胡三省注樂音洛謂好尚逸樂也

書法 書諭入朝識也非慕德而來臣矣故呂嘉之反路博德止書擊

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顧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集覽 首山在遼東襄平之西黃帝採銅處即此又首山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荆山地志山在馮翊懷德縣禹貢荆岐既旅孔氏傳云荆岐皆雍州山荆山在岐州東蔡氏傳曰荆山即北條之荆非荆州之南條荆山也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是黃帝夏禹鑄鼎地也龍垂胡顧下迎顏師古曰胡頷下垂

支也顩頰須也索隱曰在咽之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故童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質實一統志云首山即首陽山也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即黄帝採銅處荆山在河南府閿鄉縣南二十五里近有鑄鼎原昔黄帝採首陽之銅鑄鼎於此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西登崆峒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集覽崆峒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祿福縣東南又曰笄頭山一名崆峒在原州彭陽縣西抱朴子云黄帝從廣成子受經於崆峒即此索隱曰二處未詳孰是無亭徼顔師古曰亭候也望敵之所也徼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為界也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如淳曰徼亦本求盜之

畫贊曰旣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

質實 一統志云崆峒山名在平涼府城西三十里上有問道宮莊子謂黃帝學道於廣成子葢在此山蕭關注見文帝十四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書遂獵何非事也書獵始此終綱目書獵十四是年成帝元延二年桓帝永興二年延熹元年六年靈帝光和五年癸卯年宋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一年十六年穆宗長慶二年五代甲申年唐主丙書乙酉年唐主

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是為泰時自是三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與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

考異當書遂弑其王興

南越王王太后治裝入朝呂嘉數諫弗聽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陰與大臣謀作亂漢使壯士韓千秋與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境嘉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人與使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千秋兵入破數小邑越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擊滅之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

集覽 狐疑相杖杖說文持也倚任也言使者怯而無決故曰狐疑相

杖耳目非是謂太后與使者耳目皆注意於嘉欲縱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欲以矛撞殺嘉也索隱曰按字林鏦七凶反又初江反與吳王濞傳鏦殺吳王同介其弟兵就舍漢書注顔師古曰介被也持也史記南越傳介作分索隱曰分取其兵而就舍明王越王嬰齊也謚曰明王越妻子建建德明王之長男名越妻越妻之子術陽侯名建德塞上索隱曰按南康記大庾嶺名塞上謾辭欺詐之語也謾莫半反

書法於是嘉攻殺王王太后然後及漢使此其先書殺使者何不以諸侯加王人也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

夏四月赦○是月晦日食○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戈船將軍嚴出零陵下瀨將軍甲下蒼梧越馳義侯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集覽 桂陽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括地志云桂陽荊州屬郡在嶺西與交州接樓船將軍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號曰樓船豫章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戈船將軍名嚴史失其姓史記南越傳故歸義侯為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名戈船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名焉零陵郡名屬荊州今永州是也太史公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江南之九疑是為零陵下瀨將軍名甲史失其姓史記南越傳作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音賴水名在越地應劭曰瀨水流沙土也顏師古曰瀨疾流也亍虛賦蒞蒞下瀨批巖衝壅蒼梧郡名在嶺南屬交趾正義曰武帝平南越以其地置九郡此其一也今梧

州是蒼梧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里馳義侯馳義侯越人也名貴失其姓越

質實

一統志云桂陽漢之郡名治郴縣屬荊州三國時吳蜀分荊州以湘水為界桂陽以東屬吳晉仍為桂陽郡初屬江州後屬湘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復為桂陽郡唐置郴州天寶初改桂陽郡乾元初復為郴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晉改為敦州漢復為郴州宋隸荊湖南道元置郴州路隸湖南道宣慰司國朝改為郴州以附郭郴陽縣省入直隸湖廣道揚僕宜陽人豫章漢之郡名屬揚州以豫樟生庭中故名晉宋齊梁因之隋初為洪州後復為豫章郡唐復為洪州置都督府天寶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稱章郡乾元初復為洪州建中以後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遷都於此改州為南昌府宋復為洪州宣和初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隆興路國朝改洪都府尋復為南昌府改屬江西道零陵注見晉武帝太康元

年蒼梧漢之郡名武帝平南越以其地為廣信縣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此晉以後因之隋廢郡為蒼梧縣屬封州唐屬静州尋以縣置梧州天寶初改蒼梧郡乾元初復為梧州五代周時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為梧州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國朝初改為梧州府隷廣西道

賜卜式爵關内侯

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内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州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集覽嘗酎景帝本紀高廟

酎注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泰月令曰孟春釀之孟夏始成西京雜記漢制正月日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楚辭大招篇四酎并熟云四酎醲醺文公集注酎三重釀酒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矣醲醺通作澁澁不滑也以令獻金助祭令律也漢儀制云諸侯王歲以户口酎黄金於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酎受金少府省金如淳曰少府官名掌中服御諸物寶貨之屬至嘗酎飲宗廟時省視諸侯王所獻金金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爵

侯免

國

書法自書諭南越入朝於是書呂嘉之反於是書路博德之兵於是書卜式之侯於是書百有六人之奪爵帝心益擾擾矣綱目歷書之所以戒遠畧也

發明列侯一旦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邪是時多方取財利其邑人獵而奪之耳不然何以不書其有罪哉

以石慶為丞相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欒大伏誅

大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

集覽大裝裝猶言從裝欒大治行李也方又多不售售平聲字或作讐封禪書方盡多不讐索隱曰讐應

當也不讐謂所言之方無驗

發明 欒大姦偽小人既拜為將軍又妻以公主蓋亦可愧之甚矣又其所言不售乃始誅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公主何哉書曰伏誅所以著武帝之失而非予其能誅有罪也然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不赦而人帝之明斷也嗚呼茲其所以稱武帝也歟

西羌反

庚午 六年冬討西羌平之考異 按征伐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攻曰伐曰擊此伐西羌當書擊而書討然上書擊南越下書擊東越皆不書討蓋

傳錄一字誤耳

考證 討當作伐○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夷狄曰攻曰伐曰擊後倣此

○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臨尋陿破石門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博德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集覽 尋陿 史記陿作陝索隱曰尋陝地名在始興郡西三百餘里石門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南越相呂嘉積石於江以拒漢因名石門古老云石門之水名曰貪泉飲之則廉士亦貪晉吳隱之至石門遂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厥後清操愈厲黎旦索隱曰黎猶比也比

昕至反比至天明也或解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漢書作遲旦注遲猶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南海秦故郡也今廣州是蒼梧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即此詳注見去年鬱林秦桂林郡也古西甌駱越之地合浦本秦象郡地今廉州是交趾杜佑通典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兩指相交故郡因名焉趾或作阯九真本水名因以名郡日南本秦象郡也通典曰地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户以向日者也珠崖通典曰地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珠因以名郡今吉陽軍是儋耳通典曰地在大海中其種大耳渠帥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漢置郡因名儋耳今昌化軍是儋都甘反

質實 一統志云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二十里江中兩山對峙如門故名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駐兵於此番禺秦之縣名為南海郡治因縣有番禺二山故名漢以後皆因之劉宋析置熙安懷化二縣隋初廢入番禺

唐屬廣州宋初并番禺入南海皇祐中復置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廣州府南海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蒼
梧注見元鼎五年鬱林漢之郡名治布山縣梁置桂
平郡隋廢郡於布山縣地置桂平縣屬尹州後屬鬱
林郡唐屬龔州貞觀中於縣置潯州後省陵江縣入
馬宋開寶中州廢以縣屬貴州尋復置州元仍舊國
朝因之改屬潯州府合浦漢之郡名本秦之象郡地
武帝平南越置之治合浦縣三國吳改珠官郡未幾
復為合浦郡劉宋於郡置越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
初改曰祿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為合浦郡治合浦
縣唐初罷郡復置越州貞觀中改為廉州因郡有水
廉洞故名天寶初復為合浦郡乾元初又復為廉州
宋徙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咸平初復為廉州元置
廉州路國朝初改為廉州府隸廣東道交趾注見唐
宣宗大中十二年珠崖漢之郡名武帝平南越置之
治珠崖縣東漢罷郡以縣隸合浦郡三國吳復置晉

省入合浦縣梁置崖州及珠崖郡隋初州郡俱廢唐初置崖州天寶初改瓊山郡乾元初改瓊州宋改為清海軍元改為瓊州路國朝改為瓊州府隸廣東道儋耳漢之郡名治宜倫縣元始中省入珠崖郡隋初廢之尋復置唐初改為儋州天寶初改為昌化郡乾元初復為儋州宋初為昌化軍紹興中軍廢尋復置改南寧軍元因之國朝初復為儋州後以宜倫縣省入仍屬瓊州府

書法建德何南越王也不書其王建德何據關越書殺王郢南越書及其王興不予呂嘉之立之也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

其道非寛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歳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宫觀名山神祠以望幸馬

集覽 緱氏索隱曰緱氏公侯反地理志河南緱氏縣有緱氏山昔王子晉駐鶴於此文成五利先少翁以方士拜文成將軍欒大以方士拜五利將軍皆坐誣罔伏誅

質實 一統志云緱氏漢之縣名屬河南郡即古之滑國地曹魏省之故址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

書法 書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繼書欒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辭比事帝之難悟甚矣書觀始此凡書觀皆譏也終綱目書觀十是年巨人跡建興十一年魏主叡龍十四年後主汶水唐貞觀十二年太宗感柱永徽三年高宗百戲神龍元年中宗潑寒胡戲景龍三年宮女拔河四年燈開元元年玄宗燈天寶八載左藏

平西南夷置五郡

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集覽且蘭南夷種名一名頭蘭索隱曰本小國名漢因名縣屬牂柯郡且子餘反邛君筰侯注見元光五年邛筰冉駹注同上越嶲正義曰滇國西南有滇越有越嶲通號曰越細分則有嶲滇等名嶲音髓括地志云漢置邛都縣尋置越嶲郡令邛州是或曰嶲水名出邛都國謂越此水故以名郡沈黎即筰都漢置沈黎郡令黎州是也沈音持林反或作審非也按宋提刑李師錫詩窮冬按部極陲西鳥道盤空積雪迷報國憂民寧憚遠萬重山裏到沈黎文山文一作汶

索隱曰並音問漢置文山郡唐改茂州廣漢西白馬白馬地名在廣漢郡西索隱曰戰國時白馬氏所居因名馬按廣漢今成都府漢州是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也武都西魏置武階郡唐置武州後更名階州

質實 一統志云且蘭漢之縣名本西南夷之國武帝開置為縣屬牂柯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柯郡北界置郎州後為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為播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為播州縣隸南平軍尋置播州安撫司元改播州沿邊安撫司國朝改為播州宣慰司隸四川道越嶲漢之郡名本西南夷邛都國地武帝置郡領邛都等縣晉宋因之北齊謂之獠郡後周置嚴州隋初改西寧州後復為嶲州大業中又更為越嶲郡唐初復為嶲州又改為越嶲郡至德初沒於吐蕃貞觀中收復太和中又為蒙詔所據元初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國朝

改為行都司隸四川道冉駹古蜀西徼外羌之國名漢武帝開置之晉屬汶山郡隋屬會州後沒於羌唐置維州天寶初改維川郡乾元初復為維州五代蜀時徙治中州城宋改威州以威制西羌故名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成都府沈黎漢之郡名即古之莋都國地武帝定西南夷以其地為郡東漢因之晉末為李雄所據宋齊並為沈黎郡後周兼置黎州隋初改為登州後省之唐復置南登州天寶初改為洪源郡乾元初復為黎州五代時前後蜀相繼有其地宋屬成都府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朝改為黎州安撫司隸四川道文山漢之郡名即古之冉駹國地武帝開置汶山郡宣帝時郡廢後復置梁置繩州後周改曰汶州治汶山縣隋初改為蜀州尋改會州後復為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貞觀中改為茂州天寶初改通化郡乾元初復為茂州宋元州仍舊治汶山縣國朝以汶山縣省入屬成都府廣漢漢之郡

名治雒縣東漢為益州刺史治所晉為新都國宋齊梁為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為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國朝因之屬成都府武都漢之郡名本戰國白馬氐之所居武帝以其地置郡後魏改為武都鎮西魏置武階郡又置武州後周為武都郡又改永都郡隋復置武都郡唐復為武州天寶初改武都郡乾元初復為武州景福初改階州宋初隸秦鳳路後隸利州路元移治柳樹城以福津將利二縣省入國朝因之改屬鞏昌府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

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先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失期內顧挾偽干君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皇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集覽　揭陽地理志南海有揭陽縣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或作桀非也今潮州本漢揭陽城豫章梅嶺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今豫章南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北文曰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豫章記云梅嶺在西山極峻處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按虔州漢亦屬豫章也二所未詳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蘭池也在咸陽縣界句章縣名屬會稽句音鉤

括地志云故城在越州鄮縣西百里今明州鄞縣是鄮音茂武林史記東越傳騶力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越侯名甲即下瀨將軍也若邪白沙史記東越傳注索隱曰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益從北耶亭山在州東南四十里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按白沙東故閩州也

揭陽

質實一統志云揭陽漢之縣名屬南海郡晉屬南康郡後廢宋宣和中割海陽縣地復置隸潮州紹興初廢尋復置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潮州府豫章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梅嶺即大庾嶺也在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磅礴高聳南接南雄初嶺路峻阻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塗坦夷其上多梅故名梅嶺嶺表有關曰梅關置官兵

守之或傳梅福嘗隱於此蘭池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引渭水為長池築為蓬萊山刻石為鯨魚亦曰蘭陂池後又建宮於池上名曰蘭池宮句章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晉省之故城有二一在寧波府鄞縣西南四十五里通遠鄉一在寧波府慈谿縣西南十五里城山渡東若耶山名在紹興府城東南四十五里舊傳葛玄嘗學道於此又溪名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劒皆此處

置張掖敦煌郡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求使上為募吏民遣之妄言無行之徒爭效之皆賤市縣官齎物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以苦之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於是天子遣公孫

賀趙破奴將萬餘騎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集覽 縣官齎物縣官注見文帝十一年齎音牋西反正義曰齎持遺人也行道所用也 質

實 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酒泉郡名注見元狩三年張掖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州

以卜式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聽者姑取節焉可也

集覽 鹽鐵苦惡價貴史記平準書注瓚曰謂作鐵器

民患苦具不好也索隱曰言鹽既苦而鐵器又惡故
賣買貴也苦又音古言鐵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曰
苦窳窳音庾苦如字讀亦通按漢書匈奴傳中行說
謂漢使曰所輸繒絮不備苦惡注韋昭曰苦粗也音
若靡鹽
之鹽

書法　前書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輸
財也繼書賜卜式爵關內侯諷天下以死邊
也至是復書以卜式為御史大夫帝之借式以感
諷天下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遂以言事見疏踰
年而有貶為太
子太傅之書矣

帝自制封禪儀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
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

不成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集覽昭姓考瑞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瑞玉也即其符合言之曰瑞考瑞謂考核其瑞信即書所謂輯五瑞也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書舜典曰輯五瑞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蔡氏集傳曰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天子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鋭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

音即辨其偽也既覲之後審知非偽則又班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金聲而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文公朱氏曰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屬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樂有八音金石為重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振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也

書法

書自制儀何識之識也然則唐書議封禪禮無譏乎封禪非古也書議封禪禮譏也未若書自制之為甚譏也終綱目書封禪禮儀三（是年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議封禪禮　高宗顯慶四年議封禪儀）文帝議巡狩封禪不書不與焉（十六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下